

吉藏拾貝

吉藏大師的空宗思想

吉藏大師（五四九—六二三）身歷陳、隋、唐三朝。他原是安息（今伊朗東北部，蘇聯土庫曼南部一帶）人，因祖父避仇遷居我國，後定居金陵（今南京）。大師就認生於這裏，由於先輩都信奉佛教，他七歲就跟高僧法朗出家，十九歲開始講經，辯才無礙。他自稱「胡吉藏」，表示他是「胡人」；後來會移住會稽（今浙江紹興）的嘉祥寺，所以後人也稱他為嘉祥大師。據「續高僧傳」載：「他年在孩童，父引之見於真諦，仍乞名之。諦問其所懷，可為吉藏，因遂名也。」又載：「開皇末歲，煬帝晉藩，置四道場，以藏名解功著。召入慧日（寺），禮事豐華，優賞倫異。（晉）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，別教延藏往彼居之。七家聞風造者萬計。豪族貴游，皆傾其金貝。晚以大業初歲，寫二千部『法華』。隋曆告終，造二十五尊像。大唐義舉，初屆京師，武皇欣然，勞問殷勤，不覺影移，語久，別敕優矜，更殊恆禮。」

可見隋、唐兩朝對大師都很尊敬。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，於大師尤為推崇。曾為大師的圓寂，寫了篇祭文。「續高僧傳」也有記載：「（秦王）通慰曰：『諸行無常，藏法師道濟三乘，名高十地，懷弘於般若，辯圜色於解脫，方當樹德淨土，闡教禪林，豈意湛露晞晨，業風飄世，長辭奈苑，遽掩松門，兼以情切緒言，見存遺旨，迹留人在，彌用淒傷！』」

道宣在「續高僧傳卷十一·吉藏傳」中對大師作了這樣的總結和評價，他寫道：「初，藏年位息慈（沙彌），英名馳譽，冠成之後，榮扇逾遠。貌像西梵，言實東華。對晤帝王，神理增其恒習；決滯疑議，聽眾忘其久疲。然而不拘檢約，貞數之識，或所譏焉。」

蔡惠明

在昔陳、隋廢興，江陰凌亂，道俗波進，各棄城邑，乃率其所屬，往諸寺中，但是文疏，並皆收聚，故目學之長，勿過於藏；注引弘廣，咸由此焉。

講「三論」一百餘遍，「法華」三百餘遍，「小品」、「智論」、「華嚴」、「維摩」等各數十遍，並著「玄疏」盛流於世。及將終日，製「死不怖論」，落筆而卒。」

評語是中肯的，實事求是的。說明大師在思想上是向「空」的，而在生活上却是「著有」的，「不拘檢約，貞數之識，或有譏焉。」對大師在陳、隋之際，能注意於佛教「文疏」的收集，不僅使他在以後著作時能「注引宏廣，而且也為佛教保存了珍貴的文獻資料，功績是不容抹煞的。還有，「貌像西梵，言實東華。」可作兩種理解：（一）是大師的像貌，很像是個西域人，但他講的完全是漢話。（二）是大師在宣揚「三論」思想時，表面上看起來是講印度的經論；但實際上他所講的都是中國的東西。也就是說把「三論」思想中國化了。因為「三論」從印度龍樹、地婆的立論，以及鳩摩羅什等的傳播，到大師據以創立三論宗，思想體系確實有了不少的變化，具有新的內容和特點。

大師是一個標準的「義學沙門」。在他的一生中，除了「講經說法」，就是「著書立說」。其重要著作有：

「中觀論疏」十卷、「百論疏」三卷、「三論玄義」一卷、「大乘玄論」五卷、「二諦義」三卷、「大品般若經疏」十卷、「大品般若經游意」一卷、「仁王般若經疏」二卷、「法華經義疏」十三卷、「法華經游意」二卷、「法華經畧疏」六卷、「法華經玄論」十卷、「法華論疏」三卷、「華嚴經游意」一卷、「涅槃經游意」一卷等，其中以論述三論要義的「三論玄義」、「大乘玄義」和「二諦義」最為重要。

大師三論宗的佛教思想核心是：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

，是無自性的，所以是空的，即諸法性空論。具體地說，要點有這樣三個方面：

一、二諦論。大師在「二諦義」中寫道：

「借有以出無，借無以出有。借有以出無，住世諦破無見；借無以出有，住第一義破有見，故說二諦破二見也。說二諦令悟不二者，如『華嚴』明一切有無法了達非有非無，此即說有無悟非有非悟。說二悟不二，此即理教義也。一切經論，凡有所說者，不出此三種也。然前說二諦令悟第一義諦，此二諦即有得有說。諸法性空，顛倒謂有名諦，即是失諦。諸賢聖真知性空，即是得諦。故此二諦有得有失也。」

二諦就是真諦（又稱「勝義諦」、「第一義諦」）、俗諦（又稱「世諦」、「世俗諦」）。大師認為，一切事物是無自性的、空的，而世間的凡夫却顛倒地認為是有，換句話說，順着世俗道理說，事物是有，其實是虛幻不實的，這種道理，稱為俗諦。出世間的聖賢則認識到宇宙萬物是無生的、空的，這是依照真理說的，稱為「真諦」。他認為只有認識、把握二諦，才是懂得佛教真實教義。

二、「八不說」。「中論」開宗明義講的就是「八不」：

「不生亦不滅，不斷亦不常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。」

大師在「三論玄義」中寫道：

「八不義有六重：第一辨大意，第二明三種中道，第三論智慧中道，第四雜問，第五論單複諸句，第六明不有有。」接着他在「雜問難」中舉例說：

「問：八不，明中假二諦，自心所作，有出處耶？答：有文有理，文則八不，處處經論散出，但『菩薩瓔珞本業經』下卷云

：「二諦義者，不一不二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來亦不去，不生亦不滅也。」又大經二十五師子吼品云：「十二因緣，不生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不二，不來不去，非因非果。」與「中論」次第小異而意同也。理則二諦是教，故假生假滅等是世諦，假不生假不滅是真諦，故具明中假義也。」

大師將佛說緣起論離開八個極端，也即從八個方面來體會緣起性空的意義：不生不滅、不斷不常、不一不異，不來不去。由於事物沒有自性，所以是不生，既然是不生，也就不滅。既然不生不滅，也就沒有斷常、一異、來去。他還進一步認為佛教的出世間涅槃境界也是因緣所生，是空的。

三、中道觀。大師在「三論玄義」中又寫道：

「問：『中論四諦品』云：『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無，亦是假名，亦是中道。』則是三義云何耶？答：明此偈多種勢，今以一義釋之。此一偈有三句，即勝八不，八不正是一中道句。言因緣所生者，是因緣所生之生滅法，此所生之生滅，既從因緣而生，故無可為生，無可謂滅，只是空生空滅。所生既空，能生此生滅之因緣亦空，能生所生既並無，故言我所即是無也。故『中論觀法品』云：『生時空生，滅時空滅也。』『涅槃論』云：『王宮生，生而不起；雙林滅，滅而不無也。』亦是假名者，即是第三句。以假故，有能生之因緣。以假故，有所生之生滅。假生不名生，假滅不名滅也。以假生滅不名生滅，故即是第三句不生不滅中道，故云亦是中道義也。」

大師以「八不」結合「二諦」來講「中道」。「中道」是離開二邊、不二的意思。例如，從「俗諦中道」講是非生滅，從「真諦中道」講是非不生不滅，二者不離，把二方面合起來，非生滅非不生滅，就是「二諦合明中道。」其他斷常、一異、來去也

是這樣。他認為這種不作肯定、不落二邊，才是合乎「中道」，也是對世界一切現象最高解釋。

拙作「鳩摩羅什大師與三論宗」中曾指出：三論宗的傳法體系雖為龍樹（提婆）——羅什——僧肇（或道生）——曇濟——僧朗——僧詮——法朗——吉藏。但事實上，龍樹、提婆是印度大乘空宗的奠基人，除思想淵源外，和中國三論宗並無直接的師承關係。羅什雖傳譯「三論」，但未直接建立宗派。以後諸師都只能說不同程度上傳播了「三論」思想，也沒有建立宗派。至於道生雖也列羅什門下學過「三論」，但後來自成一派，提倡「頓悟成佛」的「佛性論」，不應列入三論宗傳承系統內，而吉藏則是名符其實的「三論宗」創立者。

唐高祖武德六年五月，吉藏大師上表給朝廷說：「藏年高病積，德薄人微，曲蒙神散尋得除愈，但風氣暴增，命在旦夕，悲戀之至，遣表奉辭，伏願久住世間，緝甯家國，慈濟四生，興隆三寶。」他在清晨「索湯沐浴，著新淨衣，侍者燒香，令稱佛號，師跏坐儼思有喜色，齋時將及，奄然而化。春秋七十有五，遺命露骸，而色愈鮮白，時屬炎熱，坐於繩床，尸不摧臭，跏趺不散。弟子慧朗樹續風聲，收其餘骨，鑿石瘞於北巖，就而碑德。」

「續高僧傳」還記載大師臨終前寫了「死不怖論」：

「夫死由生來，宜畏於生，吾若不生，何由有死？見其初生，即知終死，宜應泣生，不應怖死！」

有來有去。說明大師是將「八不」思想貫徹於生活實踐的。「中論」「觀涅槃品」說：「有尚非涅槃，何況於無耶？涅槃無有有，何處當有無！」涅槃也是空的，而且「若當有法勝涅槃者，我說亦復如幻、如夢！」生死不過是一期業報表現而已。